

矢以縱情極欲為害已以存心養性為桎梏不喪
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為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
於將萌

臨川吳氏曰夫易以溺人汚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
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
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
不當為能保其不為之乎若顏叔子之達且秉燭
若楊伯起之暮夜却金若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
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其能慎獨
者也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七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八

學六

知行言行附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君子以識
為本行次之今有人馬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
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
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如眼
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
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

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
爲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工
點意氣能得幾時子○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
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
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
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
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
蓋知之者難也○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
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能明善斯可謂明也
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學者識得仁體實有
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問
學者於聖人之門非願其有異也惟其不能知之
是以流於不同敢問持正之道曰知之而後可守
無所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乎致知窮理格物
則知無不盡知之既盡則守無不固○問致知力
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
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
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
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勉強之可能也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

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著實地○盡得天
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
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
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
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强恕而行求仁爲
近

朱子曰觀理須要通會得一件便與行一件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
之之實○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
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論知之與行

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
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聖賢說知便說行
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脩也
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
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致知力行用
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
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腳說○問須
是先知後行否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
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
底而行有不捨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

丁唯處○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又曰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能常操其始也操得一霎旋旋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無如之何能常常警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思索義理涵養本原○所謂窮理太底也窮小

底也窮少間都成一箇物事所謂持守者人不能不牽於物欲纔覺得便收將來久之自然成熟非謂截然今日爲始也○人之爲學如今雨下相似雨旣下後到處濕潤其氣易得蒸鬱纔畧晴被日頭畧照又蒸得雨來前日亢旱時只緣久無雨下四面乾枯縱有些少都滋潤不得故更不能蒸鬱得成人之於義理若見得後又有涵養底工夫日在這裏面便意思自好理義也容易得見正如雨蒸鬱得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日間只恁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說成理會得些小道

理也滋潤他不得少間私欲起來又間斷去正如
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
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
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
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
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人須做
工夫方有礙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又礙彼一
事只如居敬窮理兩事居敬是箇收斂執持底道
理窮理是箇推尋究竟底道理此二者便是相妨
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礙矣○持敬是窮理之本窮

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
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不持敬看道理
便都散不聚在這裏○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
家聲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則
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
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
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
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
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將息克
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

到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
用克已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
則無已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工夫都到
無所不用其極○見不可謂之虛見見無虛實行
有虛實見只是見見了後却有行有不行若不見
後只要硬做便所成者窄狹○士患不知學知學
矣而不知所擇之為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
顧於私已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程子言學
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識得與實
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若

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已方是已物
也○問大抵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
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是篇又且放頓寬大
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何嘗
便說仁以行之○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
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
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廣而充之程子所謂知
至到之知終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
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
哉如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先程子謂未
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

皆在忠信簡靜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義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洒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學之道道知之深而今就其十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去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實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喻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

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一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也○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卽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且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但不如此而已窮理旣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高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卽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旣深而反有此

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繫與行而已○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曾用功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忽便有不可勝言之弊

南軒張氏曰致知力行互相發也然知常在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致知之道學者要當據所知便體而行之由粗而至精由著而至微也○答吳晦叔書曰所謂知之在先此固不可易之論但只一箇知字用處不同蓋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用得輕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類是也如說知底

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知是也在未識大體者
且當據所與知者爲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
則知至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
有所施而無窮矣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
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頭尋求方得若只端
坐于室想象跋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元晦
所論知字乃是謂知至之知要之此非躬行實踐
則莫由至但所謂躬行實踐者先須隨所見端確
爲之此謂之知常在先則何也○知有精粗行有
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
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
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且以
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清昏定
晨省則當行溫清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
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
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倫之至其等級固
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
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
論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

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
爲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
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
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學者
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爲知道而曰知之則無
不能行是妄而已曾皙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
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爲狂而況下此者哉○
問呂伯恭說近日士人只務聞見不務踐履須是
去踐履上做工夫曰此言雖好只是少精神須是
致知力行互相發明始得若不致知將人欲做天
理亦不可知安知所謂私而去之須是知而後能
行行而後有所知互相發明方可○問聖門當學
誰曰學顏子爲有準的顏子爲人聖人教之不過
博文約禮博文所謂致知也約禮所謂力行也又
問向上一節如何曰只恐不能致知力行耳果能
致知力行久而不息當所知之譬如登山只說得
從此處去至此山上則在人努力耳如直箇到山
上則許多景致自見得不待先說也○致知力行
要須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
終恐無益

勉齋黃氏曰蓋嘗求其所以爲學之綱領者曰致知
曰力行而已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
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物格知至者知
之事也意誠心正者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
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者知之事
篤行者行之事也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
知崇禮辟論語之所謂知及仁守孟子所謂始於
條理無非始之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
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
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
則如擗墮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
如弊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於聖
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學問之道
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
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
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
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
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學乎求止於是
歟○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

凶險要一著只要信得篤行得力

曾子許氏曰

程子以格物致知為學朱子亦然此

諸子

所以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為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只是要固知得真然後道篤行之一句○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為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是固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別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程子曰聖人之信冲

中

作

和之氣也貫徹上下論言

行○聖人之信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

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信遠如天賢人之信近如地非也○有有德之信有造道

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

如顏子言孔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際所見如是○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足否曰此亦當

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

變方是有功○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凡立言欲涵養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

德盛者言

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皆誠不至也○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凡諫說於君論辯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張子曰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自善言而只在二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陳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予不見鍾鼓乎大鍾鼓叩之然後鳴鏗曾鏗豁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可

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鍾鼓矣○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五峯胡氏曰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行慎則能堅其志言慎則能崇其德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曾禘禘流出非從額頰拾來如入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書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爲克魯以爲心平氣和

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乎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臨川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濫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濫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僞哉

致知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問人之學非原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

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
強而已○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
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為寶則人不
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為甘則人不能以藥亂之
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
矣○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人要明理若
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眾理然後脫然
自有悟處○閱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
○凡人於事有少不快則其喜懌之意猶浹洽於
心○見於外至於窮理切切焉而不得其所可
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所以明理也○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
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
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
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
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問格
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
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
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
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

千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造道深處
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張子曰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
人雖言之已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知已知是
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
性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
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
有意意有盡時○學者須是且窮理物物皆有理

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則與天為一
與天為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
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
不勝窮理則一也○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
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
被人將鉛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
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
龜山楊氏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欲
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阱之不
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

君子之知貴乎

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阱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使其真知為不善如蹈鼎鑊陷阱則人孰有為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瞽而瞶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

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稚朴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朱子曰為學先要知得分曉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致知工夫亦既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且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

看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學聚問辨明善擇善
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人爲學須是
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
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
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
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
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只爭箇知與不知爭
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
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
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學者須
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才有進
卽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
放着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
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聖賢教
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
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
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
言語無不洞然了其黑由大學所謂知至意誠益
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問窮理莫如隨事
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曰是如此問人固有非責

於爲過而終陷於過者此則不知之失然當不知之時正私意物欲方蔽固切恐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真曰却恁地兩相擔閣不得須是察問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可除一句曰如此方始是又曰知與敬是先立底根脚○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洞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曰云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

得涵養箇甚○問或有只教人踐履者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太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心包萬理萬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粗法須是打疊了胸中

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
來新意入多是被那箇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
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理不是在前面別爲一
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
譬如脩養家所謂鉛汞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
在外也○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如
何曰不消說總會只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
地逐段窮數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
會者心也○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爲學之要只要
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

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
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常在天地間只
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箇陰陽之理
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
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孔子言大則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
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
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

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牽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牽馬鼻定是不得如說克己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此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却自以為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有不安這便著將前聖所說道理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粗○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湛思不可去

名正理會須求其所以然○義理儘無窮前人信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家橫看直看儘公深德有在○道理既精透雖但窮窮而後窮不窮安於小成而遽止也○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揆做韓昌黎論為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大著心胸不

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理會道理到紛然處却好定著精神看一看○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今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摩為說皆助長之病也道理止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道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密密著則於文義亦開又不至見他大規模處○以聖賢之賢觀聖賢之書以求非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

思索
如穿
井

自去求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番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工夫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次他豈知道不是只是見不透此學所以貴窮理也○務反求者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狹隘

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要專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為孝弟如何而為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友已求之於心惟復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粘搭其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誰去窮得

○窮理就事物上看窮得這箇道理到底了又却窮那箇道理如此積之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窮理須是窮得到底方始是問莫致知在格物否曰固是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各有一至極道理又曰凡萬物莫不各有一道理若窮理則萬物之理皆不出此問此是萬物皆備於我曰極是○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作等閒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於事本無二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爲人君爲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論孝須窮箇孝根源來處慈須窮箇慈根源來處仁敬亦然凡道理皆從根源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守踐履便了又曰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

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為是如為人父須真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為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見得是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

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可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徹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

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曾說出來亦是當初聖賢與子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已見得真實如此○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淡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答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已私求乎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吾人背馳也若欲盡舍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茫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

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
會極子細卽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
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自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
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
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
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問以類
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
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已○問程子言覺悟
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是便半信半不
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卽是信○聖賢所謂博學
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太經大本以至天下之
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蘊窮而
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
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
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
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

象山陸氏曰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
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却知說得勿忘兩字
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勉齋黃氏曰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譊譊而真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未稟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爲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

問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往往寡慾則知無不盡如何潛室陳氏曰程子以待敬爲入德之門蓋欲格物致知須是心常存在方可所以有寡慾之說恐引出心向外去也○問伊川言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謂非窮得一理便

到又云格物者非必謂欲盡格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如何曰只格一物便是致知雖曾顏不敢如此道晦翁云日格一物積久自有豁然貫通處此道儘著玩索曰格一物豈是只格一物積久貫通到此境界即明睿洞照不待物物盡窮矣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不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魯齋許氏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

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臨川吳氏曰：夫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未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故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八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九

學七

力行

克己

改過

維論處心立事附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上蔡謝氏曰：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處尤難去，則恁地放了底多。昔有一人學射，摸得鐵與把齊，然後放。學者緣有此所得。